

谷葛斯: 1,822字
摩里特: 1,794字
總計: 3,616字

踏上綿延視野的廣大草原，追尋飄散在空氣中火花和突兀的車輪痕跡，谷葛斯有些愧疚的看著跟在自己後方的兄長，「小特，你累可以放出四季鹿？」他詢問，不過想也知道頑固如兄長的反應會是甚麼，果然對方是沉默的搖頭緊跟在自己身後。

搞砸了呢……

走在前方幾步遠的小火馬停下腳步，回頭用清澈的火紅雙眼凝視跟著自己的兩位訓練家，谷葛斯只能搖手表示沒甚麼事繼續跟上小火馬腳步。明明是自己邀約對方來保護區繞繞的，卻因為看到面前宛如兄弟彼此攙扶的兩匹小火馬便忍不住靠上前，並且讓其中莫名傷的比較重的小火馬二號趴上坐騎山羊的背上，而結果就是似乎牽扯進甚麼事件內。

「盜獵團嗎……」

低頭看著手上通訊器稍早前收到的消息，原來最近有盜獵團出現在保護園區，而且作風大膽完全不在乎會被發現的大肆濫捕，這一路來由較為安康的小火馬一號領頭已經看到不少受傷的寶可夢們，雖說小特已經先行通知中心和警局，不過心腸軟如他總會停下腳步查看寶可夢的傷勢，希望這個舉動不會把一大批寶可夢給拐回家。

「小斯。」摩里特對著胞弟招手，而後者也真的乖乖靠過去，只是當一接近到手能碰到的距離那霎那，谷葛斯只感覺到空氣宛如被強制抽取的暈眩。「這樣吧，牽著走如何？」給還在大口喘息的弟弟一個微笑，腦中立刻響起一個斥責的大聲量，『小特笨蛋!!!』如果附加顏文字的效果，應該是『小特笨蛋>/////口/////<!!!』這樣。谷葛斯滿臉通紅的退開，看到貿然突襲的笨兄長臉上帶者難得一見的溫柔微笑，便知道誰又再讀取自己心聲……這幾日的相處似乎把童年從某個時候開始斷聯繫的雙胞胎心電感應又重新連回，而且比童年要來的緊。

「今天分房睡！」

就小斯眼裡彷彿看到被主人拋棄的月精靈了，雖然那個是他的笨兄長，於是他就見著原本精神奕奕的月精靈忽然垂耳垂尾，很是無辜委屈的模樣，搞得自己犯了天理不容的大錯一般。

「笨……笨小特！」三步併作兩步的趕到小火馬一號身邊，雖說如此還是不敢直接扶在白色馬背上熊熊燃燒的火焰鬃毛上。

『小斯……』

『笨蛋小特！不要過來！』

在前方領路的小火馬一號不時回過頭，開始擔心起他們選擇求援的對象是不是錯了，這兄弟倆連整路都是這樣的對話，直到他們發現除了彼此的聲音外還有其他聲響才停止打鬧般的爭吵，連同追蹤的車輪印子都憑空消失，彷彿前面的印子都是假象。

小火馬一號停下腳步，有些焦躁的踏著前蹄並煩躁甩著燃火的尾毛，「冷靜一下……痛！」因為就在小火馬一號旁邊谷葛斯反射性的舉起手，卻被因焦躁而揚起的火花給燙到掌心、慌張收回手，這就算是寶可夢摩里特也是會生氣的，他皺起眉心將弟弟踐進懷裡，同時讓小小象噴出冰水來降低燙傷的疼痛。

小火馬一號在發現黑髮人類對自己投射出敵意後，委屈垂下耳朵低鳴。

「載上天或暗室，小斯你選哪個。」看到寶可夢表現弱勢，摩里特也只能無奈嘆氣，「我猜暗室……」谷葛斯抬起手揉了揉垂下隱形獸耳的兄長，「小特我沒事，你的拐寶可夢的誘惑能力到哪裡去了，寶可夢會怕你喔？」只要逮到機會就會欺負一下自家兄長的親弟。

「會生氣才是正常表現。」語帶強硬的反駁，確認對方的被燙傷的部位只是稍微紅腫後，耐著性子去摸了摸小火馬一號的臉頰安撫，「嗡嗡，幫我找出地底下有巨大洞穴的地方。」從球裡放出嗡嗡，後者啾啾叫的先是蹭了蹭訓練家撒嬌才動用超音波幫忙——不一會兒便找出有可能是盜獵集團所在的地下暗室。

摸摸嗡嗡讓他先回球裡，為安全起見摩里特覺得要先讓洞窟裡的盜獵集團集體昏迷……「你手上有甚麼能放催眠粉的寶可夢？」洞穴很大，而且人數比他們想像的多，要讓一隻毬子草潛入瓦解太難為，「蘑菇吧……」雖然能懂兄長的打算，但說起來要光靠他們兩個把盜賊窩殲滅嗎？在無法準確敵方資訊的情況之下，谷葛斯有些退縮……卻又想大鬧一場。

「然後再讓電電蟲打包他們嗎？」

「嗯。」摩里特讓地鼠鑽出個洞之後，讓毬子草和蘑菇菇先行入內施撒麻痺與催眠，事情進行的比他們想像的順利，莫約十幾分鐘後兩人的寶可夢安然無恙的回來了。

放出體型變得很巨大的炎武王鑿出大洞大搖大擺進入敵方基地，「小斯，當心點。」伸出自己的手讓弟弟當施力點的爬下洞窟，「嗯……」搭上兄長的手小心下洞穴，想了想放出最近常出勤的電電蟲，摸了摸自己唯一克服恐懼的小蟲壓低聲音，「電電蟲，吐絲拉出條出路的線，你們就待在外面吧。」才一說完差點被遺忘的小火馬二號掙扎從座騎山羊背上爬下來，帶著點憤怒的嘶鳴想跟著下洞。

「別來礙事。」雖說兄長待寶可夢會比對人溫柔點，但方才自己被燙傷的氣可能還沒完全消退，這用詞就是對著陌生人的標準模式，連氣場都顯得格外冰冷整人，谷葛斯只能無奈看著連眼神都變得像圖鑑月精靈一樣無機質的兄長，「不是應該是『妳還在受傷好好養傷才會早點痊癒。』這樣才對嗎？」因為發現自己實在很難對寶可夢敞開心懷，最近他在遇上野生寶可夢時都會盡量模仿起某位兄長，無論是口氣還是樹果的，都盡量貼近某人……雖然可能還是不是真心的，依然屢戰屢敗只是一直消耗樹果。

「小特，你再彆扭我咬你喔？」說著捧起兄長的手湊近自己嘴邊，用畫圓的方式牙齒輕輕磨咬掌心，「……走了。」反手扭開弟弟，摩里特只是將頭給轉向牽著弟弟往前走，看來要他氣消沒這麼簡單——也只有這時候谷葛斯才忽然想起，小時候兄長曾被送到警局。

記憶過於久遠他已經忘了發生甚麼事情，只記得誰成了怪物將欺負他們的人壓在地上痛毆，甚至直到對方骨折求饒也不放過，雖然自己也是其中一個。

谷葛斯吐吐舌看著兄長總是站在自己眼前的背影，他們是兄弟，可是很多時候站在前方的常忽略回頭看後方。

越往內走是越平整人工規模的石階，像是彰顯盜獵者能力的還放肆在旁豎起一個個燃燒火焰石製燈臺，隨著他們行經捲起的風使火光搖曳起來，讓整個石階看起來充滿未知的詭譎氣氛。

小特。

對方自進入屬於人工建築物的範圍內就不說一語，連個哼都沒有，雖然兄長平日也是這樣不願多說幾句.....除了對寶可夢以外。

「.....？」就像是聽到自己的呼喊，走在前方的摩里特停下腳步往回看，還一臉等著人繼續說下去的挑起眉，谷葛斯無奈笑了笑，兄長居然就因為燙傷這小事氣這麼久，這也才意識到眼前這幾乎不開口的笨哥哥有多麼重視自己。

「小特～」谷葛斯撒嬌從後抱住兄長，儘管他們外貌神似，但身高跟體格仍有些許差異，他抬頭望著眼底流露出無奈但更多是寵溺的火紅色眼瞳，「不要生氣了嘛，最喜歡你了喔～」谷葛斯加碼的吻了一下對方的耳朵，『再生氣我也會生氣喔～』威脅加利誘，而面對久違的撒嬌攻勢，摩里特只能嘆氣接受。

「解決完這邊的事，去下個城鎮。」他不想在鬧出大事件的地方久留，「好～」終於獲得恢復正常兄長，雖然鬧彆扭的對方很可愛但就跟偶爾吃辣可以一直吃過辣食物就會倒胃口同樣道理。

解決完兄長和小火馬心結後繼續牽著電電蟲的絲線往內走，越往深處擺飾就越發豪華，連照明設備也從火燭成了具現代感的電燈，沿途繞過幾個被麻痺又催眠的盜獵團來到最底端，就像是在炫耀般的擺放數十個令人震驚的小型鐵籠，裡面裝著各式各樣的寶可夢，只是那些寶可夢都沒有經過好好的照料，重傷的、生病的，就算健康狀況尚可但精神看來一點都不佳的通通擠在狹小的空間裡，見到這種慘狀，谷葛斯少見的沈下臉、眉頭揪緊，「大牙狸，放他們出來吧.....」至於摩里特則是跟著放出身邊持有的寶可夢一同破壞牢籠。

正當他們在努力想要解放寶可夢時，「吶～該跟你們說恭喜嗎～」自他們後方傳來令人煩躁的嗓音，那背光的面孔是勾起憐憫的笑容捏著反射光的絲線。

電電蟲發出憤怒的尖叫，而此時摩里特的身體本能發出警訊，「嗡嗡，超音波！」同時記起父親們在他們旅行前一晚所告誡的話。

遇到紅髮、聲音會讓人頭暈的男性時，就算要拋棄所有的夥伴也要想辦法逃走。

抱著弟弟在對方還無法自由行動時，盡其所能的全力逃跑，而被公主抱的谷葛斯狐疑看著反常的兄長，依照對方軟性格不可能丟下寶可夢自行逃跑，而此時的谷葛斯能想到的只有父親們和他說了甚麼，才會讓摩里特做出這種會讓訓練家們群體圍攻的事。

「等等小特.....」谷葛斯很少看家兄長如此緊張，更別說這樣二話不說就撤離的舉動，他慌的想讓人冷靜下來顯然現階段對方根本聽不進去。

先是熟悉的羊鳴，雪白參血的身影自摩里特上方飛躍，再來是令人感到炎熱的火燄漩渦，「小火馬？」之前一直處於傷患的二號。

而先前被摩里特拋棄的那些寶可夢也紛紛追上前，顯然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只看到陌生的小火馬正在攻擊紅髮的人類，甚至不顧自己身負重傷死命地要燒死對方，只是紅髮的人類擁有的夥伴過於強大，就是剋屬性也絲毫不放在眼裡。

不要被盯上，拼命逃走。

「吶～不想跟我玩嗎？」紅髮男性溫和笑著並緩步靠近兄弟倆，甚至張開雙臂做出邀請姿勢，「你身上有我聞過的味道啊？雪妖女的氣味？嗯、另個是哭哭面具的味道呢？對了，是之前遇過的組合啊～」男子自顧自地講了一大堆猶如童話場景的相遇，而這表面聽來溫和實際上卻是殘暴相遇過程讓摩里特不經寒毛直豎。

「小特！不要聽！」被抱在懷裡的谷葛斯大喊揪住摩里特雙耳緊緊摀住，爸爸們提到的故事他們也略知一二，而面對這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完全無視他。

「寒貝尼把小火馬帶回來，座騎山羊帶我們回去！」

「要走了嗎～？不陪我玩一下？」男子難掩落寞地收回手卻改成發瘋似的狂笑，他指揮身邊的沙奈朵和人造細胞將炒炒豬和準備攻擊自己的炎武王給擋下，扭曲的面孔讓人不禁感到頭皮發麻。

「要怎麼樣才能讓雪……嗯，看來破壞王抵達了呢？」男子回復成溫和的笑容，將寶可夢全數收回宛如幻影般的集體消失。

『……父親節快樂。』

『還以為打回來有甚麼事，謝謝。』

立體投影的另一端是正在努力戳羊毛氈的白爸爸，看來家裡的羊們換毛換了好幾大袋。

『你弟？』

『在旁邊睡覺。』

『最近天氣不穩，注意保暖。』

『嗯……』

『聲音聽起來沒精神，感冒？』

『不、沒有，我掛了。』

『嗯。』

摩里特決定不將遇上紅髮男子的事告知。

腿邊傳來某種熟悉的重量，「小特笨蛋。」軟綿綿靠上摟著對方腰的谷葛斯眨著溫潤的水色眼睛，「不說白爸爸，黑爸爸反而會擔心的……看吧。」摩里特手上的通訊器傳來希望通訊的訊息。

「那交給你了，我的好弟弟。」看到兄長少見的耍賴，谷葛斯邊笑邊接通過訊器。

「黑爸爸，小特逃了。」